

中国古代名女傳



中・國・古・代・名・女・傳

琼新登字 03 号

中国古代名女传

曹谦 林子 心原编著

责任编辑:苏 斌

封面设计:王凯山

*

三环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55 千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第 12 次印刷 印数:1—9000 册

ISBN7—80564—796—8/K·23

定价:3.85 元

前 言

《红楼梦》问世，曹雪芹借宝、黛之口说出的，是佛家悲悯人世的“色空”宗教观。现象界的万色都是空幻不真的。在这一信念面前，妇人的美和丑，都不过是虚假的。转瞬即逝的东西。

当男子们去追逐妇人的美色，并陶醉于异性的美艳时，他们追逐的是如肥皂泡一样美丽的，但却极易破碎的东西。他们获得的不过是被遮蔽或被欺骗的陶醉。

尽管如此，千万年来，男人与妇人仍然不断地被异性的美所强烈地吸引，其对色貌之美、体态气质之美的倾倒之状，恰如中了“晴天霹雳”似的。

据说汉宣帝时，“披香博士”淳方诚夫人，以苍苍白发的老迈之身，充任后宫教授。当她听说赵飞燕的妹妹赵婕妤，用九回沉水香膏洗浴，浴后做卷发新髻，轻画远山细眉，薄施朱粉，成“慵来妆”，穿着短小的绣裙，紧身小袖，丰姿绰约，以媚皇帝时，不禁背着皇帝切齿骂道：“这是祸水呀！它要熄灭汉家江山的火德之运，是必然的了！”

江山是美妇人毁掉的。对此，中国的古人坚信不移。在这方面，她已也许要算是最初的原型了。她因为被当作商纣王倒行逆施的罪恶根源，被视为假托人形的九尾狐狸精。能

够使帝王动心留连的妇人，是貌美而心丑的，心丑在它是淫荡谗佞的心。

美丽的贵妇人于是历史地受到了轻贱、侮辱、谩骂和污蔑。在她们柔嫩的香肩上，不得不因为她们追求了作为人的女人权利、享受了作为人的女人生活，而随时承受她们所承受不了的为祸天下的罪孽之名的重负。

因此，我们说历史告诉我们的那些“红颜祸水”的美妇人，并不都是貌美心丑的人，大多数都不是。

正象有貌美而心丑的妇人一样，古代不乏貌丑而心美的女子。齐国被放逐的灰姑娘孤逐、孔明黄发黑肤的丑妻，她们智慧德行的美好弥补了其色貌的不足，终于从自己人生的困境中超拔出来，觅到了幸福的人生结局。

古代有很多这类丑妇贤心的故事。但是，作为幸福者的故事，故事本身表现出这是编故事者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就大多数人而言，当觅妻之时，人们最看重的还是女子的色貌，否则，孔子怎么会哀叹春秋士大夫君子，大多数好色甚于好德呢？

在实生活中，大多数貌丑心贤的女子，因此并不都象孤逐和孔明妻子那样幸运，她们既得不到天子君王的赏识，也嫁不着身居三公宰辅高位的夫君，能嫁出去，也许就要算她们最大的幸运了，即使是嫁了一个跛脚的男子，驼背的夫君也罢。

所以，人们明知邪恶的美妇人是害人的，却仍要为她的美所吸引；人们明知善良的丑妇人是予人有益，令人亲切的，却仍会因她的丑而望而生厌，却步不前。男人们听从自然生命本能的呼唤，显然远远甚于听从道德文化精神的呼

唤。

这样的审丑（美）倾向，并不因人类进步到了今日的计算机和核子时代而有所改变。因此，呼吁人们宁娶贤慧的丑女子，勿近妒恶凶残，淫心无度的美女子，仍然有其现实的公要性。

目 录

前言

叱咤政坛的风流太后	(1)
被出卖的妻子	(6)
冷美人的笑	(14)
美姬争后位	(19)
邻女无双与登徒子	(25)
风流寡妇卓文君	(29)
金屋藏娇	(35)
大汉姊妹花	(39)
倾城倾国北方女	(47)
乡间小道上的采桑女	(51)
针神“夜来”泣红泪	(57)
玉色如雪蜀甘后	(62)
千古情深赋洛神	(69)
宁死不屈的美才女	(79)
三绝夫人	(83)
一点红痕增娇媚	(90)
我见犹怜	(95)
将军爱美不惜头	(101)
千古女帝武媚娘	(106)
红叶题诗	(114)
才色双绝的花蕊夫人	(120)

冰肌玉骨是全姑	(124)
瘟疫女神西王母	(130)
黄帝的丑女儿旱魃	(131)
黑瞎子一样的丑妃	(143)
无盐丑女钟离春	(147)
屠夫的直感	(150)
() 被放逐的灰姑娘	(155)
() 美丽的杀人女魔	(163)
() 吓坏夫君的丑新娘	(169)
() 丑女妒妇两相惜	(174)
() 放荡凶残丑贾妃	(177)
() 丑太后与她的小情夫	(184)
() 妒忌治好了相思病	(190)
() 徐娘好风韵	(195)
() 书生重德不嫌丑	(202)
() 善良的麻疯女	(204)
() 淮西妇人好大脚	(214)

(58)	
(60)	
(65)	
(88)	
(90)	
(92)	
(101)	
(101)	
(101)	
(101)	

叱咤政坛的风流太后

楚国的大军，将韩国的雍氏重重围困起来，雍氏危在旦夕。

在夜幕的遮掩下，一匹黑骏马驮着一名晓悍的骑士，在黄尘飞扬的大道上狂奔。他刚从楚军的重围中杀出，如今已是血透战袍，精疲力尽，只得伏在马背上，任马奔驰。后面追杀之声渐渺，楚营连绵的灯火也消隐在夜幕中了。银月如钩，夜原中狂奔的马蹄声骤猛如急风暴雨。

当他叩开秦国的关门，刚把求援的书信掏出衣袋，便已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秦关之前，近几日已连连到了不少这样的使者。

秦国王宫灯火通明，昭襄王、宣太后和一班大臣，正与韩国的另一个求援使者尚靳磋商秦国出兵的条件。

韩国使者声泪俱下，苦苦恳求秦国立即出兵。

宣太后与昭襄王并排坐着，在巨烛的映照下显得艳媚无比，而又精明强干。

她有些可怜眼前这位韩使：重重的忧心和急怒，使他双眼布满血丝，脸色憔悴腊黄，两只手，神经质地抖个不停。

不过，在政坛滚了这么多年，早把她女子天生的多情善感的心磨没了，而今作为政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所必备的奸滑狡诈、机警冷静与临事不动声色的素质，她都养具多年，不让须眉。

她樱唇微启，燕语莺声地说道：“尚靳大人所求，我秦国理当出兵，无论如何说，秦、韩毕竟是兄弟般友好的国家。只是我秦国近年收入境况，也不太好，故出兵一事，颇费踌躇。兄弟国家，互相援助可以，可必须是相互都能得利。如我秦国出兵，贵国能有所表示的话，事情就要好办得多。打个比方说吧：从前，我荐枕席于先王，先王只用他的髀骨压在我身上时，我感到十分沉重，不堪承受。但当他把全部身躯压在我身上时，我不仅一点也感受不到沉重，反而有一种舒服的感受。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髀骨压身时，我没有得利之处，而先王全身压上来时，我同时得到了满足。如今我秦国要解贵国之围，派的兵不多，用的粮不丰，就不能成功。就是说，我秦国如要成功解救贵国之围，每天的耗费便需要千金之多。我秦国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为贵国解围，难道贵国就没有想到要给点好处给我们吗？”

尚靳听到宣太后以夫妻房事为喻，腊黄的脸飞起一丝绯色，可宣太后并不以为然，侃侃地说下去，昭襄王和秦国一班大臣也似听若罔闻，反显得尚靳是少见多怪了。

对宣太后的风流不羁，秦国君臣确实早已上下皆知。她的情夫面首，层出不穷，自不待言；而列班朝议之时，众大臣和昭襄王，对宣太后这种以风流韵事比喻政治的言谈，早已耳熟能详，见惯不惊了。

作为一代风流太后，宣太后也许是最早以色相，为国家谋取政治、外交和军事利益的了。当时，秦国欲攻取义渠国，以获得西北边防的屏障。但义渠君臣团结，兵马强壮，秦国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探子探得义渠国君戎王有好色的弱点，宣太后才计上心来。

不久，戎王出使秦国，在接风宴上，宣太后尽情展示了她媚人的风姿，又私下塞给戎王一张字条。被勾动欲念的戎王开始与宣太后幽会，很快便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了。

甘泉之地的优美风景和壮丽宫观，使戎王赞叹不已，宣太后丰满白嫩的胴体和火一般的欲情，则使他沉缅而不知回返。时光荏苒，转眼他在秦国已呆了数年，与宣太后的交往，已使太后私下生育了两个儿子。戎王对宣太后的迷恋有增无减；对于戎王，宣太后仍然是有求必应。

可是，在戎王为了异国情妇晕头转向的这段时间里，义渠国内已经危机四起。对戎王的昏庸，朝野都有抨击，戎王在国内的宿仇，开始蠢蠢欲动。军队的训练松懈了，将士已没有什么斗志，一些军队，实际已经掌握在戎王的敌人手上。一个又一个反对戎王的阴谋，正在酝酿和进行。

宣太后作出判断：“是攻取义渠的时候了。”于是，她收买了戎王在国内的宿敌，做为秦军的内应。

甘泉的浪漫之夜又降临了，不知大祸临头的戎王，满口酒香，正忘乎所以地望着宣太后只披了一件透明薄纱的美妙胴体。一切似乎都与往日没什么两样，接下去便要到来的温柔旖旎的滋味让戎王连骨头都痒酥酥的。

宣太后拿起一个玉制小酒瓶给戎王敬上一杯，软软的说：“小亲亲，喝了这杯，我们就进房吧。”

戎王如聆福音，未加细品，一杯绿莹莹的酒液，已吞入肚中。他站起来，要去拥扶宣太后，突然一下捂着肚子，滚倒在地，痛苦地呻吟出声。一会儿，一缕鲜血从七窍中流出，口中不再有了声息，只有一双迷惑不解的眼睛，大睁着不肯合上。

宣太后冷冷地看了戎王蹇曲尚温的尸体一眼，向刚涌进宫中的卫士下令，速去通知大军，立即进攻义渠。群龙无首的义渠军民，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宣太后将义渠旧地，改设陇西、北地等郡，以后，秦国便在此地修筑长城，以抵御西北高原随时都会来犯的游牧国家的军队。

宣太后，这个美丽娇媚的女人，用她的肉体，为祖国赚取了整整一个国家的土地。她的名字，因而记在了史册上。

义渠戎王死后，宣太后又换了不少面首。不过，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最喜欢的情夫，乃是一个叫做魏丑夫的大臣。“丑夫”不丑，很有男子阳刚之美。因此，当宣太后病危将死时，对魏丑夫仍念念不舍，下遗旨令宫人埋葬自己时，一定要以魏丑夫殉葬。

宣太后生死不舍魏丑夫，可魏丑夫并不领这份情，他向好友庸芮吐露了不愿生生被活埋，与宣太后做死鬼情侣的心情。庸芮为朋友两肋插刀，挺身上前相助。他去求见宣太后，对宣太后说：“太后是否认为人死之后，仍有知觉？”

宣太后答道：“没有知觉。”

庸芮马上接着说：“太后如此认为，真是圣知睿聪。不过，太后既然明知死人无知了，为什么还要将自己生前所爱的人，为自己死后无知的尸体殉葬呢？如果说，死者有知觉的话，太后前夫秦武王在黄泉路上，见太后面首无数，必然已经多年积怒在胸了，到时，太后在武王幽灵面前自赎过失还来不及，又哪里还会有时间来与魏丑夫的幽魂尸魄卿卿我我呢？”

太后听了，躺在病榻上叹了一口气，无力地说：“你说的

很有道理，魏丑夫殉葬的遗旨，就作废吧！”

几天之后，叱咤政坛的一代风流太后，就香消玉陨了，把对她的历史评判的是是非非，留给了后人们去聚讼争论。

被出卖的妻子

敬君进到米驼子的酒铺里，在屋角烫酒的火炉边向了好一阵子火，心里才暖过劲来。摸摸破衣袋里，只剩下两文铜钱了，想了想，还是掏了出来，扔在桌上：

“米酒一碗，黄豆二两！”

米老板答应着，过来把铜板扫进手掌里，抹了抹桌子，到柜台里拿来酒菜，放在敬君的面前。

酒店里，这时只有敬君一个酒客，外面雪花纷纷扬扬下得正猛。

“吱——”一杯米酒下肚，敬君苍白的脸颊开始泛起一点红色。年轻秀气的脸，憔悴而忧郁。

“敬夫子，近来手头又紧了吧？”

米老板过来陪着坐下，呷一杆水烟，关心地问。

“谁说不是？给你画了墙上这两轴条幅，十块钱拿到手，也没见买什么东西，转眼又精光了。”

米老板眯着眼，望了望店堂正中墙上两幅画，一幅是“高山”，一幅是“流水”。嘴角满意地弯出一丝笑纹。他不懂画，可这几天店里过的几批到处游说的大人见了，都说画得好。这些大人见多识广，他们说画得好，就一定是好。

“酒还是少喝点，少喝点钱不就省出来了？”米老板说。

敬君叹了口气，用手撮了几颗黄豆丢在嘴里，“咯嘣”响地嚼着，答道：“闷得慌，不喝，怕要憋死。再说，没有我喝酒，你米老板赚谁的钱？我不忍心见你破产呢？”

米老板笑了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烟锅在“吧”“吧”碰了几下，敲掉烟灰，凑拢敬君说：“昨天有个客人说，齐王的九重高台已经修造完工了，正出榜满世界招聘画师，听说要把高台画上美女山水什么的，工钱可高了。我看你不妨去试一试。”

“真的？”敬君掬下酒碗，红红的瘦脸，来了兴致。

“我几时哄过你？只要你舍得你那漂亮老婆，钱可有得挣。”

敬君红光满面地说：“有啥舍不得？没钱，漂亮老婆也饿丑了，穿得乞丐婆似的，再美，也显不出。袋里有钱，脸上精神，我去！”

敬君站起身，米老板跟他到了门边。敬君一撩门帘，到了积雪的街上，听到后面米老板的声音：

“好走啊，再来！”

敬君含混地答应着，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风雪中。

……

半年以后，正是初夏的天气，敬君仔细地画完了屏风上俏丽的宫女像的最后一笔。

靠在一根丹漆雕龙的大柱上，敬君的目光似乎越过了宫女画像，失神地望向了远方。

现在，他的钱袋里总是“叮当”乱响。

现在，他的嘴里老是溢出上等好酒的醇香。

昨天，又邮了一百块钱给妻子。

可他还是那么忧郁，忧郁得象半年前时在米老板的酒店中一样。

忧郁的神情是一样的，可忧郁的内容已经不同。他在齐王的九重高台上，挣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但一颗游子的

心，开始充满孤独与哀伤。

他离家时，刚新婚两个月，妻子很美，很温柔。他离开她时，她哭了，站在雪中的小石桥上，更加楚楚可怜。他转回去三次，与妻子惜别，最后硬起心肠，不敢回头，一直走到国都。

现在思恋的心绪无时不爬满心头，现在他只想丢下活计赶回家乡，躺在妻子身边享受妻子的温柔。

很多次他都打好行装了，可到最后关头又都放弃了。因为，一脚迈下这九重高台，就不会再有月月装满口袋让人听了里面的“叮当”响声便睡觉也安稳的大把铜钱，况且，受聘的时候便与齐王的工头签了约，画没有画完，不得擅自请假回家，更不得毁约离开。想到私自回家可能被发觉而遭杀头，敬君的小腿肚子便打颤。想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住小命，才见得着妻子。敬君又住下来，在九重台上天天画。

打熬不住的相思竟然催发了他的灵感，晚间的孤独让他提起笔来，注满深情地，把记忆中的妻子画成了一帧小像。画中的娇妻，宜嗔宜笑，敬君以此随身带上，何时想妻子了，便拿出来，对着妻子的像，言笑晏晏，如痴如醉。外人见了，从此叫他“敬癡”。

这天，半上午休憩时，初夏温暖的阳光洒满了台上，照得人的心痒苏苏的。敬君兴起，又在发“癡”。恰巧，齐王的工头走过，不经意地往“敬癡”手上的小像一瞥，不觉呆了。半晌，舌头上滚出两个字，“绝了！”

吃过午饭，敬君正要重上画架时，齐王的仪仗排闥而入，齐王笑嘻嘻地，走过来，说：“敬公子请坐，我听说你画技高卓，早想来拜访，可一直忙于政事，未得闲暇。今日忙

中偷闲，想请公子指教一二如何？”

敬君迂腐，听了当真受宠若惊，领着齐王，看他画的宫女像。开始还很拘谨，后来见齐王一再鼓励有加，也便指指点点起来。

看完了，齐王说：“敬公子所画诸宫女像，果真是大师手笔，为我九重华台增辉不少。不过，我听说公子身边还画有一楨小像，才真算得是绝世珍品，还请公子不吝，让寡人一饱眼福怎样？”

敬君听了一楞，心中暗骂：“不知什么小人，把这事也报告了齐王。”他为难地对齐王说：“这楨小像，是小民妻子容貌的写生，拙妻村野女子，不足以污大王的眼睛，这个……”

齐王见敬君吞吞吐吐，迟疑着不肯拿出小像，说道：“敬公子一表人才，你的妻子就算出生鄙野，料也不会是俗类凡胎，自古佳人配才子嘛。何况，孤王也只是想看你的画技，并非想看你妻子长得是美还是丑。敬公子难道还别有为难处吗？”

敬君见齐王话已说到这种地步，不好再推辞，只好从怀中缓缓拿出一个小油纸包，然后层层打开来，最后露出那楨三寸大小的画像来，递给了齐王。

齐王一见，顿觉眼前一亮。只见画中少妇，光采照人，一双剪水双瞳，似有柔情万种，似笑非笑。小瑶鼻微微上翘，似能感觉到那小巧的鼻翼正随着少妇的呼吸一翕一张。猩红的嘴唇湿润润的，让人感到似有一股热呼呼的温馨的气息，正从那儿传感到自己身上。齐王看着看着，竟有些心猿意马起来。旁边的一位侍从暗暗扯了一下他的袖子，他才如梦方醒似地“啊”了一声，有些尴尬地，把像还给敬君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比起这楨小像来，敬公子你给我画